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後宋慈雲走國全傳 第二十四回 贈龍帕露泄真情 拘儲君傷殘家口

當下程玉霞小姐接轉龍鳳白綾帕一觀，猶如活現雙龍鳳，與月爭輝耀日，即收藏袖裡，曰：「蒙君雅贈，見愛情深。今只為姻緣大事，非圖苟且，且待有機便之處，可令親誼之人泄知父親。此乃名正言順，非比不憑媒之之待，不由父母之命。願君凌雲有志，脫難身榮，奴所深望。且請回書房，免露機關，後母起釁，父親生疑。」太子曰：「小姐珍重。金石良言使小生銘德難忘，何幸過愛，遂成連理之交。小子有日寸進身榮，決不負小姐今日之情也。」語畢，深深打拱揖別而去。小姐與杏桃正要私談，忽見夏蓮攜茶而至，住說不語。小姐吃茶畢，主婢三人回歸繡閣。二婢下樓，小姐將龍鳳帕收藏小匣中。一宵睡去。到次早起來，梳洗畢，想來昨夜燈前未曾將周郎所贈龍鳳帕觀看分明。在月下看來，猶如活現一般，今取來看辨分明。即開小匣，取出展開，只見左龍右鳳，繡出靈心耀目，五彩相兼，如生活一般，上頭四字：龍鳳朝陽；腳下四字：山河慶瑞。小姐想來：「此般物件貴品，非等閒之家所有。想此周生行為氣度，實乃大貴人，還未知他怎樣瞞著，人前不說知真名姓耳。此子斷非民間之兒。想奴匹配此人真真不錯，但未經稟明父親為慮耳。怎得此通線親人，此事乃能穩當。」

小姐正將龍鳳帕執手觀瞻之間，不意杜氏後娘進至閨中。見女兒不接他，拾起一幅繡綾不忍釋手呆看，心中糊疑，跑近呼：「女兒，汝看什麼東西？」小姐抬頭一看，嚇得驚駭，急收離位下禮曰：「母親，並無物觀看。乃女兒學習刺繡之物耳。」夫人曰：「閨幃之女，學習繡刺本所當然，緣何娘一到即收藏過？可取出待娘一觀。」小姐曰：「母親，女兒習學日淺，糊塗不堪寓目，有失禮娘親，不可看來。」

夫人不准，行近撈出女兒袖中，乃一幅龍鳳帕，奪目驚人，上四字龍鳳朝陽，下四字山河慶瑞。「此乃宮內王家之物，女兒何處得來？有此奇物，故女兒著驚收拾，不與為娘觀看，想必情郎暗贈，敗壞門風。」

杏桃一見小姐敗露此物，心頭著急，只恐夫人又要難為小姐，急忙忙跑出中堂，稟請老爺進內堂，「有要事。夫人要毒打小姐，老爺速往救勸乃可。」程爺聞言，急步忙忙，罵聲：「兇惡婦！吾女兒如掌上明珠，豈汝所凌暴的？」言未畢到閨閣內，大言：「夫人不得作難女兒！縱吾女兒有得罪之處，亦該看本官之面，念著嫡婦夫人一脈從寬教道，下不得毒手。」

杜夫人曰：「汝既為官臨民，須當正家而治。汝今縱女從奸，豈非治家不嚴之過？」程爺大怒說：「可惡賤婦，毒口傷人。吾女兒三步不出閨門，有何疵議？」夫人呈上曰：「此物女兒觀看，不忍釋手，見妾到來慌忙收下。若非行奸所贈何處飛來的？」

程爺接轉細看，「此幅龍鳳綾帕上下八字，王家氣象，宮院中方有此物，女兒從何處得來？且直言為父得知，如藏頭露尾受家責。」

玉霞小姐含羞上稟：「爹爹，昨夜因中秋佳節，與二婢出遊花苑，拜月焚香，時交二鼓，共歸繡房。在園中足踏下一物，只得拾起帶回細看。正在羨慕繡刺工雅，卻被母親一刻到來搶奪下，胡言亂語。惟未知此物到底誰人遺下之物。」

程爺咋想：「昨天本官命周俊將花園內打掃清淨，候本官慶賞中秋佳節。不意本官被督撫曹大人邀去赴宴，慶賞佳節，用酒過多，不能到園慶賞。此物想必周俊無疑矣。但想此子氣概行為真有帝王之象，想必此人乃當今儲君慈雲矣！」想罷，喚老家人，「往書房內請周相公到此內堂，本官有說商量。」家人領命去。

不一刻，程爺已轉出內堂中。太子一見，下禮大人曰：「恩大人在上，小人叩見。未知有何吩咐。」程爺曰：「周俊，汝昨夜在花園中失下一物，汝可知之否？」

太子曰：「小人並無一物在躬，有何物件遺失？」程爺取出龍鳳帕曰：「此物是汝的，即可收回；倘非汝之物，不要胡亂冒認。」太子看畢，暗暗驚駭：「緣何此物小姐敗露出程大人之目？此時欲待不認也不得了。」只無奈何言：「此物果然小人昨夜失去，未知失在何方，找覓不得，未敢揚言。今懇乞大人賜交回小人，以免失了母親遺留之物，更見沾恩。」

程爺曰：「此非民間所有之物。看汝有此龍鳳帕，必非別人，莫非先帝儲君殿下？但吾奉命越程到此，留心覓訪殿下。汝果也東宮太子，即可實言，以免有失君臣之禮。」

太子聞言歎曰：「不差，吾果然東宮慈雲也。今有陸母后血詔在此為憑，請大人一觀。」程爺接轉讀畢，下淚交回，即倒身下拜，呼：「千歲殿下，臣有慢君之罪矣。」太子挽扶曰：「大人休得拘禮，請起，有話商量。」是日君臣歡敘。

程小姐聞知殿下一事，與杏桃暗暗大喜。杏桃贊羨小姐眼力非凡。只有杜氏夫人心中不忿，思量「太子係太后仇人，且解回汴京，交妾母舅龐太師為是。緣何老爺毫無主意，不思高官顯爵，聲聲言當今聖上思念御弟回朝。看此光景未必肯將太子拿解回朝，交吾龐母舅。不免妾通知族弟杜景，現做懷慶府鎮台，興兵到此擒拿，有何不妙？」想罷，呼：「老爺，太子乃太后仇人，汝乃不知時務劣才，輔庇此孤弱太子，太后一怒興兵到來連汝擒拿回朝，少不免累及一家大禍矣。不免將太子解回朝中，交妾母舅龐國丈。自得高官顯爵，又免一家之災禍。老爺請自三思。」

程爺聞言罵聲：「喪心妒婦！當今天子常常思念御弟，日望還朝情深，豈得交於奸臣陷害儲君？且龐賊年已七旬，太后年近百百。倘有差遲，本官即入閣封王，日久天子豈不執責？仍不免趨權附勢之譏。休得多言，陷本官於不義。」杜夫人自知難勸丈夫，是夜不免暗修書一封，次早五鼓，私差家人速趕往懷慶府杜將軍投遞。家人領命，快馬加鞭而去。瞞著程爺、太子，並不知覺。

一連三日，君臣滴議：須要早到潼關知會過高王爺，再修書到玉關柴王麾下，一封山西太原狄王，一封界牌關鄭王，一封山海關呼延王，一封天波無佞府定國王。倘五王會兵，大事濟矣。太子稱言有理。君臣此日正在言談，不想外廂家丁傳進名帖上稟：「大人，鎮台杜將軍拜探，並有兵了一千多敘集於外衙廠地，未知何故。請令定裁。」

程爺聞言一驚，「緣何社鎮台一刻帶兵到來何事？」程爺少不免接進中堂，見禮下坐。程爺曰：「杜將軍到來，未知有何見諭？」杜將軍曰：「曾聞太子在夫人衙中，特來君臣一會，且請到敵營中，召請齊各路藩王，會兵殺進汴京，誅奸滅佞，以報陸母之仇。」太子聞言，只道鎮台是忠良之輩，即出大堂曰：「難得杜將軍有此忠義之心。此事須與程大人慢於酌量乃可行也，是造次不得。」

杜將軍一見太子寵姿表，料然不錯，揮兵而入，曰：「請殿下回臣營中，以免招搖外人耳目，反為不美。」太子正要舉步隨去，有程爺曰：「且慢，殿下在本官街中將已一月，今又何須到汝營中？」杜將軍曰：「程大人，汝難道不知，司天監禪師夜觀星象，已知太子落在河南南陽府。太后有懿旨到此。幸今在此，且解押回朝，汝高升官爵，我有重賞，豈不為美？」程爺曰：「既要解回朝，與汝何干？殿下非汝營中拿捉下，乃本官在中途搭救到此，難道要汝多管押解？」杜將軍曰：「大人不必發怒，末將不過代勞與汝押解，只因汝乃文員，只恐遇著陸鳳陽同黨等劫奪去，反為不美。」

程爺怒目，「汝有軍兵，難道本部無兵役不成？休得多管！」杜夫人在內堂答曰：「老爺乃文員，豈可押解？倘遇著陸鳳陽等，他羽翼不少，劫奪去反害了性命，乃自取其禍，悔之晚矣。不若持吾弟押解回朝，同分功勞為妙。」程爺大喝曰：「婦人家惡見，焉能知內裡機關作弊！也罷，將軍既要押解，本官也同行。文武同解交印，不干不屬署理。」

杜將軍無奈依允，「大人既要同行，末將也回營，且帶同太子去，明天共同登程如何？」程爺曰：「汝既帶去殿下，好生供奉，不要吱唔賣放，本官斷不干休。」杜將軍曰：「豈有此理。末將帶去殿下，只恐大人疏失耳，末將豈敢將太子賣放？」當時帶同太子回營，辭過程爺而去。

程光想來：「此賊帶同太子而去，但一夜光景，未必敢將太子作難，倘有別情，本官豈肯干休。明天定必同行，殿下得無礙。」

先說社鎮台將軍將太子帶回，想來命副將看守，又防賣放去；命家丁看守，又恐人心不一。不若誘他進後堂下鎖，夫人鄭氏看守，不許別人進探，方得無礙。是夜命人送上佳撰與太子膳用。不想這鄭氏夫人乃陸後娘娘中表之親，與太子瓜葛之誼。細想丈夫不仁，要入奸臣黨羽。拿解太子回朝，交與龐賊豈非儲君一命送歸虎口？當時初交二鼓，眾人略靜些，暗暗取出黃金二錠、於糧、包裹出房，將後堂門鎖開了，進內口稱：「千歲，妾非別人，吾與汝母中表親情，今夜特來放出千歲，逃往別方，另覓忠良保駕，以免奸臣所害。妾丈夫不仁，難以好言相勸轉，今有黃金五兩，乾糧一束，可作路費矣。即速脫離此地，以免妾夫得知難以逃遁了。」

太子曰：「夫人不可。須蒙汝良心放脫，只憂汝夫追究來一怒，豈容於汝？且由他押解回朝，正乃禍福由天所命，倘汝丈夫難為夫人，孤心反有不安。」鄭氏含淚曰：「臣妾乃女流之輩，一死何所攸關？殿下乃國家根本，豈得傷殘。不須多慮，即速逃走出後園。妾早已立下此心。」頻頻催速，太子只得含淚依允，曰：「深感賢慧夫人，忠心為孤，只可惜賢良一命死得慘傷耳。」當時急忙忙如飛逃出後門。幸得土城未閉，一程跑出西門，有路即奔，不分好醜地頭，一夜中不知奔走道程多少。

只有鄭夫人將後堂門假哄鎖即回歸房中，思量丈夫時常酒後無德，吵鬧生端，鞭撻奴婢凶狠，今私放太子，豈能容得妾身？不免死為上著，免受他刑苦羞辱。閉上房門，解帶要尋自盡。一見牙牀上一歲小孩兒杜清，一回頭想來，「倘吾死後丈夫續娶來，只好賢良人將吾兒自然好生撫育，倘遇著不良之婦，豈不將孩兒踐撻？死在黃泉心也不安。」持燈一看，此小孩鼻仰目露，面骨橫生，料知此子不是善良人。有其父必有其兒，待長養成乃父陷害忠良之輩，不若將此子揸死，然後自盡，九泉又得放心而去。」議畢忍性將小孩揸死，再弔上三尺白綾，一命嗚呼。

時文三鼓中，杜將軍復在營中議論，點起三千精壯鐵甲軍、四名偏將曰：「眾參將以防路上疏失。」點畢已近天明，回歸內室，正要吩咐夫人，只見房門緊閉。只道夫人睡熟，將叩上數聲，不見人聲。狠狠再叩，心中疑惑，只得拳腳打開。一見夫人掛上，心中大驚，又見兒子死在牀中，心中大怒：「何事賤婢死了也罷，緣何又將兒子擅死？可惡賤婢！」

又有丫頭報上：「將軍爺，太子在內不見了。後門大開。」將軍聞說，無明火起，怒氣攻天，拔刀大罵：「賤婢，以瓜葛之親將太子放走！死後行刑！」一刀劈下，割下首級，登時氣倒在地。眾人救回。天色大亮，立刻點兵四百，各分四路追趕，東西南北四城追出。又傳進：「巡撫程大人中軍到來，催速起解。」將軍言：「即將被夫人放去太子，自盡、擅死兒子傳知中軍回報。」

有程爺得聞此事心中大喜，曰：「聖天子百靈護佑，信不誣也。這奸賊害人反害己，好報應不爽也。」吩咐打道與他理論。程爺一到，詐作不知，只催速押解太子。有杜將長歎一聲，將夫人放脫太子事一一說明。程爺顏面一變，未知說出何言，且看下回分解。